

JUNZIJIANSHAN
WORKS

君子江山
著

一生一世

珍藏
上



笑靥
繁华

貌美心黑太子 VS
飞扬跋扈公主

旗正飘飘马正嘯嘯，一位美女在聒噪
富贵浮云生死一笑，结伴双飞入云霄

欢迎观看逗乐夫妻的精彩日常

他似劈开薄雾的一道天光，她若磅礴大雨中绽放的火莲。

深情如他，情网撒下，要她无路可逃。

强强碰撞，是互不相让的咬牙争斗，还是永生相守的不离不弃？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君子江山
JUNZIJIANGSHAN
WORKS 著

一生一世 笑对繁华

上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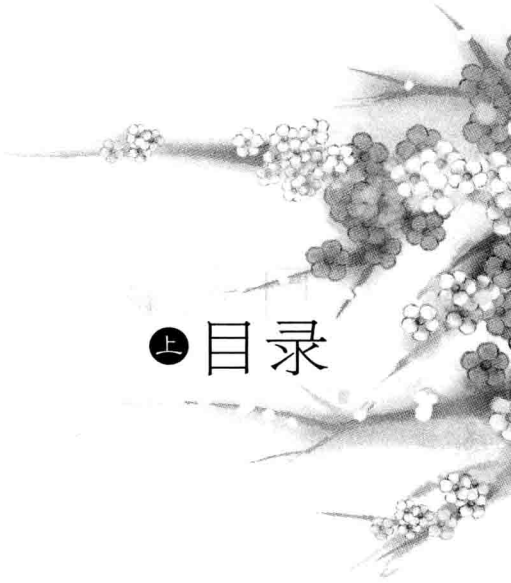
一生一世笑繁华 : 全2册 / 君子江山著. — 南京 :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ISBN 978-7-5399-7569-6
I. ①一… II. ①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60361号

书 名 一生一世笑繁华
作 者 君子江山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崔 悦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510千字
印 张 38
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,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569-6
定 价 59.80元 (全二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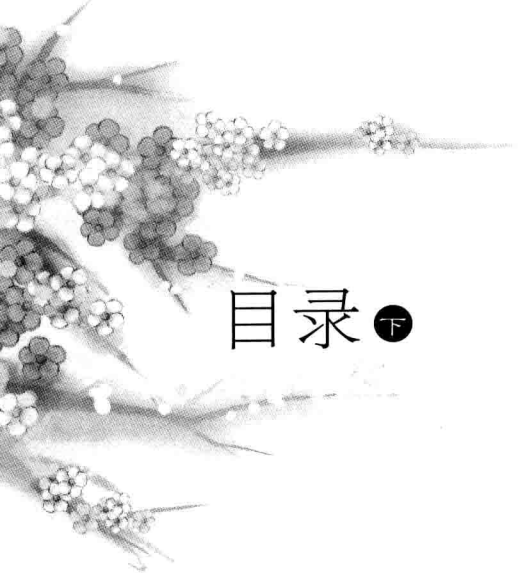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● 目录

第 一 章	天降美人，一脚飞之	1
第 二 章	惹上冰冷皇帝	48
第 三 章	你敢娶，我就敢嫁	139
第 四 章	做爷的女人	181
第 五 章	王者倾心	213
第 六 章	英雄救丑，诽谤人家会出事	236



目录●下

第 七 章	千里追妻，不矜持的太子爷	285
第 八 章	你昨晚对爷做了什么	324
第 九 章	教训白莲花	355
第 十 章	揭开纯洁美人皮	408
第十一章	迷情药粉	441
第十二章	冒死驰援皇甫轩	480
第十三章	婆媳问题乃千古难题	537



天降美人，一脚飞之

巍峨宫殿之中，偌大的寝宫之内站满了宫人，从寝宫的堂间，一直排到门外，线条笔直，无半丝差错。而这些宫女们，面上带着恰到好处的笑，不多一寸，亦不少半分。个个花容月貌，乃是一个赛一个的绝色美人。

但，她们中却没有一个人敢因为自己的美貌自傲，因为这屋内，有一个集天地之灵、万物之美于一身的男子——他正靠在榻上，悠闲地挑选着自己沐浴之后将要穿的衣物。

那人，于软榻之上慵懒侧卧，修长如玉的指托腮。玉指之上，展现出一张精美绝伦的脸，眉如剑，鼻若琼，眸中带魅，唇形尽展完美。最让人啧啧称奇的是，他眉间竟有朱砂一点，刹那芳华，似是点亮了万里山河，而又占尽天地之辉，美艳到让人不敢逼视。长长的墨发铺展在榻上，又有一缕垂在胸前，带出点点魅惑，摄人心魄。

这人，正是他们北冥尊贵无匹的太子殿下，君惊澜！

此刻，他整个人都透出一种懒洋洋的味道，狭长的丹凤眼微微挑起，看着美人们拿着衣物一个一个从他跟前走过。

而殿内的每个人，皆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，亦不敢发出半点声音，怕搅了这位难伺候的爷挑选衣服的兴致——因为她们没有一个人有勇气承担他的好心情被打扰的后果！

当第四十三个美人端着托盘从他面前走过，榻上的男子终于不悦地蹙眉，慵懒的声音也缓缓响起：“苏州最出色的一百名绣娘，竟然也制不出爷喜欢的衣物。小苗子，你说，爷是不是太挑了？”

这话一出，殿内的所有人皆面色一肃，飞快跪下，“爷，请您息怒。”

而那刚刚走过的四十三位绣娘，还有那没来得及端着自己的成品走到他面前的五十七位绣娘，一听此言，瞬间面色惨白，手中的托盘都已经拿不稳，腿一软，便跪

倒在地，身后已经被冷汗沁湿，“爷，我们已经尽力，请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”

小苗子斜着眼睛看了看那跪了一地的绣娘，恭敬地开口答话：“爷，并非您挑剔，而是她们无能。”

这话，自然是极合君惊澜心意的。他慢腾腾地伸了一个懒腰，动作也是行云流水一般华丽优雅，而后，状若不经意地道：“无能之人，还留着做什么？”

语音一落，便是黑影一闪，数百名黑衣人出现在殿内。绣娘们还没有来得及尖叫，就被这些黑衣人捂着嘴带走，消失在了君惊澜的视线之内。太子殿下身边，从来不留无能之人！而屋内的宫人见此，却没有一人露出任何异样的表情，似乎早已司空见惯。

也就在这会儿，一个青衣男子缓步踏入，恭敬地低头道：“爷，水已备好，请您沐浴！”

这话一出，君惊澜蹙眉，面带迟疑。

青衣男子一怔，赶紧开口补充道：“爷，请您放心，浴桶已经清洗过四十九遍，定无半丝不洁。”

谁都知道，北冥的太子殿下有严重的洁癖——每日必将沐浴数十次，而每次沐浴，都将在清华池取天山温泉之水。但这一次，他们离开了北冥，来东陵贺东陵新帝皇甫轩登基之喜，自然也就没了在北冥的那般方便。

听对方这么一说，君惊澜这才满意。他缓缓起身下床，方才显出身形修长，若芝兰玉树；而方才那一身懒洋洋的气息也瞬间消失不见，变得十分凌厉而狂肆。他几个大步便步入了檀木屏风之后，宽衣解带，华服落地。紧接着，他便长腿跨入浴桶，悠闲而坐。

屋顶上方，凤倾凰头痛欲裂地睁开眼。四面一片空旷，往下一看，她竟然悬挂在半空之中。一回头，她便看见了钩住她衣服的树枝。而下面，是一座房屋的屋顶。她还没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情况，那钩住她的树枝忽然断了，而她整个人也对着那屋顶砸了下去。

砰，屋顶被她砸出了一个大洞，入目便是一美男子坐在浴桶之中。见她这样从天而降，他也只是仰头，好整以暇地看着她，波澜不起，点尘不惊。

凤倾凰当即大叫一声：“帅哥，麻烦接住我！”

与此同时，半空中出现一个黑衣人，飞起一脚，将凤倾凰下坠的身子踹了出去，使她整个人如同一个圆球，从窗口射出，又挂到了另一根树枝上。

“擦！”凤倾凰忍不住爆了粗口。不接住她就算了，还让人给她一脚，这人不该混了！

可浴桶之内的男子，好似还有点不满意——看着那一脚将人踹飞出去的手下，还有那损坏了的半边窗户，他懒懒开口，“力道轻了些，还有半边窗子是好的！”

这一句话，更是气得凤倾凰几欲吐血，狠狠磨牙，眼中杀气腾腾。

那黑衣人飞快地将因房屋损坏而掉落下来的砖瓦、灰尘用布匹拦截在半空之后，方才落地，对着君惊澜恭敬地开口，“爷，若有下次，属下定当注意！”

君惊澜见房屋损坏，也没有灰尘掉下来，满意地勾唇，也没打算责罚。但，很快地，他唇角的笑意僵住了。因为浴桶之内，清水之上，正漂浮着一根头发，而那头发，看长短、发质，显然不可能是自己的，应该是刚才那个女人的。

宫人们随着他的眼神看去，瞬间，所有人都被吓瘫了，浑身发软。他们艰难地咽着口水，盯着那根头发。太子殿下有洁癖，是全天下都知道的事情，这……完了！他们所有人的心中都只剩下两个字——完了！

而君惊澜反应过来之后，狭长的魅眸陡然升腾起一阵怒气，狠狠地瞪着那根头发，似乎要将之瞪穿。而后，一阵水波从浴桶中激射而出，形成一道水墙将他的身子遮住，浴桶也同时破裂。他扬手一扯，淡紫色的衣袍已经穿于身上，只是一个眼神往那黑衣人的身上一扫，那黑衣人便被人带了下去。

让头发掉到了浴桶之中，这便是他无能的表现！谁都知道，太子殿下身边，从来不留无能之人，不论是绣娘，还是暗卫。

他冷冽的眼神扫到那坏了一半的窗子上，还有树枝上那飘浮的人影，唇角带笑，语气却如冬日寒冰，“带她进来！”

话音一落，几个黑衣人如同暗夜鬼魅一般，从屋内的各个角落闪现而出，恭敬地在他们心中天神般的主子跟前跪下行礼，而后飞快地往门外掠去，快如闪电。

飘荡在树梢上的凤倾凰，捂着剧痛的屁股疼得龇牙咧嘴，额角的青筋不断暴起。

浑蛋！踹哪里不好，偏偏踹屁股，简直欺人太甚。此仇不报非女子！

心中正在叫嚣着报仇，她眼角的余光却忽然发现了一丝异色。不对，这是哪里？她惊愕地抬头一扫，见自己正置身一片桃林之中。暮春三月，桃花开得正艳，娇艳欲滴，美不胜收，而空中四处都是零零散散的花瓣在飘飞。这是什么情况？！

她记得自己是被人捅了一刀来着。无意识地摸了一下胸口，却一点疼痛感都没有，她秀眉拧起。现下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是家族的那些老家伙们治好了她之后，又吃饱了撑的来捉弄她？

印象之中，他们第一次捉弄她，是为了让她回去学武。第二次捉弄她，是为了逼她学兵法。这一次为了什么？脑中灵光一闪，她忽然想起前几天爷爷无意中说的这句话——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过几天让你的叔叔伯伯们，给你安排一下相亲！

相亲！她的脑中忽然闪现出屋内那个男人俊美无俦的脸，顿感头大。难道真是相亲？！不过他们这次眼光还不错，不知道上哪里找到的这种极品货色。可是，极品美男子，就能让人踹她凤倾凰的屁股吗？

她正想着，几个黑衣人已经到了树下。他们自然没有读心术来获悉凤倾凰心中的奇妙想法，只是冷冷地抬头看着她，黑巾蒙面，眸光森冷——那冰凉的眼神如同在看一个死人。因为他们明白，凤倾凰今日所犯下的弥天大错，已经够主子将她千刀万剐，她根本不可能还有活路可言。

一暗卫哑哑低沉的声音缓缓响起：“你是自己下来，还是我们将你带下来？”

凤倾凰闻言，面色不善地低下头，看着那群黑衣人。下去？刚刚踹了她一脚，现下半点歉意都没有就算了，还敢命令她下去？他们以为她凤倾凰是质量优良的软柿子，可以随意揉圆搓扁？

她冷笑一声，眸中现出寒芒，“你叫我下去我就下去，你以为自己是哪根大葱？”下去是要下去的，但是她凤倾凰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，尤其这些人还是不久前抬脚踹飞了她的黑衣人的同伙。

这话一出，两个尚不明确自己是哪根大葱的黑衣人，面色一冷，径直从地上跃起，伸手朝她抓来。她飞出一脚，精准无误地对着那两人踹去。两人没想到她会突然出手，猝不及防，砰的一声，掉落在地。

下面的人对视一眼，又是两人飞跃而上。凤倾凰两脚一转，在半空中划出古怪的阵法。两名暗卫在她奇异的脚法下，恍惚之间竟只感头晕目眩。迷迷糊糊之中，两人脸上各顶着一个鲜明的脚印，悲催落地。

有人灵机一动，正准备拔剑砍断树枝，让她掉落下来。但还不待他出手，众人眼前一花，凤倾凰的双脚已然落地。她悠闲地拍了拍手上的灰，凤眸挑起，不屑地扫了他们一眼，并颇为耐心地开口教育：“下次让人从树上下来，要用请的，明白吗？这是礼貌。眼睛放在天上，踺得跟二五八万似的。”

话音一落，她面前的一个黑衣人忽然冷笑一声，扬手一挥，四下黑影一闪，便有数百个暗卫将她团团包围了起来。

四下空旷，黑衣人林立。正中央，唯独凤倾凰一人，旁边一树，树下一石。两方对峙，半晌，只听得轻轻呼吸之声和微微风声。

暗卫们若是齐动，凤倾凰必定被抓。这女人的招法太过诡异，他们不得不防。太子爷说过，对待敌人，若没有足够把握，就要伺机而动，寻找最有利的时机，一击必杀，以避免不必要的伤亡。他们全神贯注地看着凤倾凰，寻找她身上的破绽。

又是这样傻站了片刻，凤倾凰的耐心终于用完。打也不打，动也不动，这都是想干什么？终于，她一脚抬起，重重地踩在一旁的石头上，不耐地大喝：“傻愣着做什么？玩够了就让你们的主子滚出来，老娘没闲工夫陪你们耗！”

不知道她前几个月才被扣了饷银、降了级吗？哪里还能经受得起旷工？她只是相个亲而已，快点相完快点走人，磨叽个啥玩意儿。

这一声吼，让所有的暗卫面色一冷。侮辱他们没关系，但侮辱太子爷，找死！他们正要出手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知死活的女人，寝宫门口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。

随之而来的，还有一道慵懒的声音——那语声中还带着薄薄笑意，懒洋洋道：“爷滚出来了。你待如何？”

一听这声音，四面杀气腾腾的黑衣人瞬间敛起眸中怒色，恭敬地低下头，并以最快的速度让出一条道，让太子殿下过来。

凤倾凰抬眸，看着不远处缓步走来的人。她眸中闪过一丝不淡定的惊艳，呼吸也微微凝滞。

薄薄雾色之中，他一路走来，像是一道天光撕裂了虚空，四周所有的景致也随着他的到来黯淡了下来，似乎天地万物，都只为他一人而生。不需任何衬托，却使人仿若看见他一步一步，踏碎了一地的月光，银河迢迢，满载无边星辉而至。

眉间那一点朱砂和唇边那丝懒散的笑意，让他身上又多了几丝人气。这人，真是无双风华，艳惊天下。

于是，凤倾凰心中出现了两个大字——后悔。早知道这男人长得这么妖孽，方才从屋顶掉下去的时候，应该多看几眼。

在她打量着对方的同时，君惊澜也在打量着自己面前这“色胆包天”的女人。一张鹅蛋脸，本应柔和的轮廓在她略为凶狠的表情下变得冷硬；眉眼如画，小巧精致的琼鼻，唇是樱桃般的色泽；长发及腰，纤腰不及盈盈一握，一身华服，算得上是个绝美的女人。但，偷看他沐浴，弄脏他的洗澡水，现下还扬言让他滚出来？呵，这胆子大得有点意思啊！

周围的暗卫们被惊出了冷汗，没有一人敢发出半点声音。

凤倾凰上上下下地将他打量了一番，开口问道：“方才那个踹我的人呢？”

君惊澜双手环胸，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，头也不回地道：“将人带来！”这女

人，竟还敢直视他，胆大。对勇者，应当给予尊重，但，尊重之后，自然是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。

那原本要被拖下去处死的可怜暗卫，就这么被带了上来。凤倾凰几个大步走上前去，一把揪住对方的衣领，“方才踹我的是你？”那暗卫眨了眨眼睛，看着面前凶狠的女人，下意识地地点头，“是。”砰！凤倾凰飞起一脚，对准他的屁股一踹。

一个圆球从地面升起，砸向屋顶，又从屋顶上滚了下来。凤倾凰完全没有放过他的打算，几个大步过去，又是一脚抬起，怒骂道：“老娘今天是替你妈教训你。给我记住了，未经允许，永远不能乱摸女人的胸，也绝对不能乱踹女人的屁股！”

这话一出，即便是英明、冷静、睿智、狠辣如君惊澜，嘴角也禁不住微抽了两下。这是一个女人该说的话吗？

凤倾凰犹未消气，并感觉到莫大的耻辱。长这么大，还真是第一次被人踹屁股，今日之后，她再出门都必须得找东西将脸蒙着遮丑。

一阵乒乒乓乓之后，那个暗卫被揍得面目全非。在目测他伟大的母亲大人都绝对不可能认出他之后，凤倾凰终于消了气。暗卫的屁股被她这样反复踹，不但被踹麻了，也肿大了很多。

并非他不想还手，而是爷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地看着自己挨打，也没有制止的意思，所以他不敢还手。被踹完之后，肿着自己的猪头，他悲情地捂着胖了一圈的屁股，眼泪汪汪地站着，看着自家伟大的太子爷。

君惊澜狭长的魅眸睨着他，一秒，二秒，三秒，终于，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“你先下去吧。”作为天下闻名的“龙魂卫队”中的一员，被这样上天下地地踹屁股，已经远远比杀了他还要难受了。暗卫捂着屁股，半欣喜半忧伤半庆幸半难过地下去了。

报仇完毕，凤倾凰的怒气终于消了，人也淡定了下来。她这个人其实没有别的，就是在有仇没报的时候，格外凶狠不要命。她眼神往四下一扫——所有接触到她眼神的暗卫，皆不约而同地想起方才那被踹得捂着屁股奔跑的同胞，深有窜逃的冲动。

满意地看到这些人的惊惧眼神，凤倾凰抖了抖脚上的灰尘，斜睨了君惊澜一眼，“小子，姑奶奶今天心情好，所以你方才落井下石嫌踹轻了的那句话，我就不追究了。滚回去告诉那群老家伙，冰川正在融化，企鹅濒临灭绝，生物链说不好又得断裂一条。所以，让他们在没事的时候做点对世界有贡献的事，多关心社会和生态环境，别没事就来找老娘的茬。还有，我对相亲没兴趣。走了。”说罢，她潇洒地转身，预备离去。

相亲？君惊澜剑眉微挑，眸中带笑。这女人是从哪里得出来的结论？相亲？这天下有谁这般不要命，敢找一个这么凶悍泼辣的女人跟他君惊澜相亲？答案，自然是不可能。那么，就只有一个结论——她是在装傻！

“站住！”一声叱喝传来，若平地一声惊雷。四面的黑衣人赶紧上前，步伐稳健而迅速地形成一个包围圈，将凤倾凰拦住。

“怎么？”凤倾凰惊愕地转头，不明所以地看着他。所谓相亲，不就是互相看不上，则相亲完毕吗？反正她是看不上这个妖孽一样的男人，因为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不好招惹的气息，而他明显也是一副没看上自己的样子，那……为何不让自己走？

“弄脏了爷的洗澡水，爷没同意，你也敢走？”声音轻缓，语调温和，似三月春风拂过脸颊。众人眼中的惊惧又多了几分。爷素来是越生气，看起来越好说话。

“那你想怎么样？”一盆子洗澡水而已，一个男人应该犯不着太小气跟她计较吧？

“想怎么样？小苗子，你来告诉她，爷想怎么样。”他淡笑着睨她，风华气度无人可及，但那笑容怎么看怎么恶劣，怎么看怎么诱人。当然，这都是凤倾凰一个人的直观感受。

小苗子恭敬地上前开口，“爷，据奴才的不完全统计，这个月，她是第三百二十八个妄图偷窥您沐浴的人。而在她之前，那没有得逞的三百二十七位女子，有的剥皮，有的拆骨，有的烘烤。用的法子很多，但大抵都是这三样。”

“咳……”凤倾凰险些没被他这话给呛死。第三百二十八个妄图偷看他沐浴的人？这男人虽然长得很妖孽没错，但没有这么夸张吧？

正在她思考之间，小苗子又十分忠诚地接着开口，“但奴才以为，这女人不仅用她猥琐的眼睛亵渎了您尊贵的身子，还胆大包天地弄脏了您的洗澡水，更是不知死活地对您大不敬，所以仅仅是剥皮拆骨，远远不可抵消她的罪过。应当将她先在粪池泡上三天三夜，让她好好体会一下不干不净的感觉；再绑于火架之上活活鞭打至死，使人体血肉相连，这样烤熟之后，定然肉味鲜美，相信路边的野狗都会喜欢。”

凤倾凰抽搐着嘴角听着小苗子的话。她猥琐的眼睛亵渎了他尊贵的身子？这穿着太监服的死人妖是不是瞎了？她如此纯洁的大眼，哪里猥琐了？

她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，颇为不屑道：“这里有王法，不要以为老娘是傻子会被你们吓倒！告诉你们，这招早就过时了。”她凤倾凰是被吓大的吗？

王法？众人皆抬头，奇怪地看了她一眼。在太子殿下面前提王法，这女人脑子没病吧？

君惊澜闻言，倒也不生气，反而勾唇浅笑，随之相当恶劣地开口，“那就在王法的统治下，先带她去粪池泡泡，好好清醒清醒。脏了爷的洗澡水，爷现在还觉得很不舒服。”这话一出，几个黑衣人当即上前，欲擒凤倾凰。

凤倾凰皱眉看他，却见不着他眸中半点开玩笑的意思，心下一惊，顿感不妙。难道这丧心病狂的家伙是玩真的？这么多人，真打起来，她明显打不过；要是真被人泡了粪池，做鬼都没脸。

于是，她当机立断，赶在黑衣人上来之前，飞快地走到君惊澜的面前，干笑几声，笑容可掬地故作亲热道：“嘿嘿，这位器宇轩昂的大帅哥，烦请你好好想想，杀掉我这么一个无名小卒，害你被通缉多不划算？我给你一个建议，采纳了之后你既能出名，又能杀人。哪，你可以去杀了我爷爷，也就是凤家掌舵人。杀了他之后，你势必名扬天下，这样就算是被通缉也划算了。啊哈哈，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。我走了。”

她飞速说完，转身，赶在对方反应过来之前拔腿就跑。常言道，死道友不死贫道，且那死老头也不是那么好杀的，至少被人暗杀了几十年都没死，所以凤倾凰果断地出卖自家老爷子以脱险。

杀了她爷爷？君惊澜唇角微抽。接着，他扬手一扯，一道劲风将刚刚跑到门口的凤倾凰吸了回来。凤倾凰眼神一凝，面色一肃。这是极为强大的内功，她完全不是对手。

正抑郁间，几个黑衣人已经飞快上前将她制住。她柳眉倒竖，十分恼火地瞪着身后的妖孽美男，“我说，不就是看了你洗澡，又弄脏了你的洗澡水吗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而且我都没看清楚，那多大都不知道！我……”

这话一出，众人皆眼角抽筋、嘴角抽搐、心里发慌、头皮发麻、腿上发颤、脚底发凉！

君惊澜闻言，一直挂于唇边的薄薄笑意终于消失不见。他面色乍冷，眸色冰寒，眉间朱砂刹那间妖娆似血。

他上前几许，贴近她的耳边，十分暧昧地道：“没看清楚？那，要不要爷脱光了，再好好给你看看？嗯？”他眸色森冷，语调幽幽，似乎只要凤倾凰答一个是，下一秒钟就是她的死期。

呃……完蛋了，说错话了。凤倾凰使劲在心里抽了自己两耳刮子。这说的什么啊，一慌乱就口不择言了。还没看清楚，说得好似自己多饥渴似的。

就在这剑拔弩张的当口，桃园之外，西门之侧，走进来一名宫女。她每一步都

走得十分均匀，唇角也噙着一抹恰到好处的笑意，显然是经过严格训练的。她走到君惊澜的跟前，软语禀报：“爷，星爷回来了。”

君惊澜在听见这话之后，面色稍有缓和，唇边勾起薄薄笑意，淡淡道：“让它进来。”

话音一落，西门之侧的四名宫女弯腰蹲下，在门口铺上红地毯，往这边延伸而来。

凤倾凰瞪大双目，饶有兴致地看向门口之时，一团银色的不明物体闯入了她的视线。此物高抬着下巴，趾高气扬地从门口走了进来。

为什么说是不明物体？因为那家伙长着一个九尾狐的身子和一张狼脸，让人分不清到底是狐狸还是狼。兔子大小，银色的毛发，唯有耳朵、脖子和尾部有一圈白色的毛。狼脸本该凶狠，它却生得一双狐狸眼，和这里的某个妖孽男一样勾人。

而它这么万众瞩目，金光闪闪地走进来之后，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周边下人景仰目光的洗礼。忽地，眼神放到了人群中央，自家风华无双、貌美无匹的主子身上，它瞬间化作一道闪电，一个百米冲刺对着君惊澜俯冲而去。凌空一跃，它便到了对方怀中，而那高高在上的嘴脸也瞬间变得谄媚无比，水汪汪的狐狸眼看着自家主子——俺回来了。

凤倾凰的嘴巴一瞬间合不上，这就是……星爷？果然什么样的主子，养什么样的宠物，一样勾人，一样趾高气扬。

君惊澜修长玉指在它银白的毛发上轻抚，那星爷也慢慢露出了享受的表情。几秒之后，男子雍容华贵、优雅无比的声音缓缓响起，“办好了？”

星爷那张狼嘴扯出了一个算是笑的猥琐表情，十分嘚瑟地点了点头。办成了——星爷出马，无事不成。

小苗子在一旁迟疑道：“爷，这么做，应当会被皇甫轩看出来吧？”

“爷就是要他看出来。来一趟东陵，不给皇甫轩留点礼物怎么成？”君惊澜噙着一丝惑人的笑意道，抚着爱宠皮毛的手，也更加轻柔了些。

小苗子忐忑地低头。这礼物，怕是会被皇甫轩记恨一辈子。

见这几人毫不避讳她，凤倾凰开始迫切地寻找存在感，“那个啥，既然你们的事情都办成了，你的心情也应该好了，而且我又真的不是故意的，那你就放我一马吧？常言道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哪。”

君惊澜闻言剑眉微挑，看着凤倾凰那张理所当然且略带劝告的嘴脸。他正要说话，手却好似摸到了一丝异物，低头一看——爱宠的皮毛之上，有一点灰渣，而他的手，正好摸了上去。他面色陡然一冷，瞪着爱宠道：“回来之后，没洗澡？”

星爷艰难地咽了一下口水，忐忑地摇了摇头。它心知自己闯了大祸，脑袋也瞬间耷拉下来——事情办好之后它得意忘形了，没先去水里泡泡。是的，没洗……

咻的一声，银光一闪。原本在主人怀中的爱宠，被一把扔到了西门之外的泥土中，还在地上滚了几圈，悲伤地嗷呜。

君惊澜身后的蓝衣人飞快奔出西门，半分钟之后，端着一盆子清水进来，站在君惊澜的跟前，“爷，水来了。”

男子伸手，嫌恶地在盆中清洗修长玉指，狭长魅眸含着戾气，看着门口的爱宠，开口道：“下次不洗干净就跑到爷身上，爷剥了你的皮！”

星爷耷拉着脑袋，后腿蹬地，两只前爪背在身后，面部表情十足谄媚，貌似那“会说话的汤姆猫”，飞快摆头，表示绝对没有下次了。嗷呜，一高兴把主子的洁癖忘记了，惨！

这下，凤倾凰完全闭嘴了。连自己的爱宠也能直接这么扔出去，那脏了他洗澡水，和他无亲无故的自己，还有活路可言吗？

就这么想着，那人的手已经清洗完毕。马上有宫女端着托盘上前，托盘中间躺着一方由天下丝绸之最——锦云缎制成的帕子。他伸手拿过，擦掉指间水渍，扔回托盘上。随之，狠戾的眼神放到了凤倾凰的身上，显然是将她当出气筒了。

“爷方才说，脱给你看清楚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凤倾凰嘴角微抽。意下如何，看就是死，不看就是泡粪池。再次权衡了一下死和泡粪池之后，她咬牙开口，“那你就脱吧。”死就死吧，死也不泡粪池，说不准还能在死之前好好看看美男子的身子。

被不洁之物恶心了两次的洁癖太子爷，现下实在心情欠妥。他凉凉道：“但，爷不愿！脱给你看，你求而不得，必定自尽而死。爷可不想又欠一笔情债。”

“……”世上竟有如此自信到自恋，又升华到无耻不要脸的男人？！她看了求而不得还要自尽而死？他是不是想太多了。

君惊澜此刻一副理所当然的态度，下人们也一脸赞同。这么多年对爷求而不得、自尽而死的女子，数量极其可观。

“拖去粪池吧，看着碍眼。”他冷冷地吩咐了一声，不再看她。

眼见这丧心病狂的男人确实是玩真的，凤倾凰眼珠一转，当机立断，仰天大呼一声：“哎呀，不好了，我晕倒了。”说着，白眼一翻，往下倒去。不管了，先倒再说。

这一呼加上一倒，即便是英明、睿智、神武如星爷，也禁不住抽了一下狼嘴。

君惊澜一双狭长魅眸扫着倒在地上的女人，唇角勾起一丝似有似无的笑。他正

要开口让人拖下去，西门之侧又进来一名宫女，恭敬地弯腰禀报：“爷，新皇的登基大典开始了，您该出去了。”

“太子殿下，您还是先沐浴更衣吧，水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个女人，奴才们处置就是了，可别误了时辰。”误了时辰，就失礼于人前了。

岂知，君惊澜看了那躺在地上装死的女人一眼，冷嗤一声，凉凉道：“既然晕倒了，就等爷回来亲自剥皮拆骨。小星星，给爷把她看牢了，这将是您最后将功赎罪的机会。”

门口的星爷一听这话，飞快点头。

倒在地上装死的凤倾凰闻言，嘴角一抽。小星星，这名字真恶俗！随之，又是一阵大喜，让一个动物看住她，这不是开星际玩笑吗？好机会，方便逃跑。

但，她满心的欢喜很快被打入谷底——那妖孽闲闲的声音传来，“忘了提醒你，小星星的牙齿有毒，若被它咬了，就是大罗神仙都救不了你，想逃就逃吧。”

说完，便是一阵脚步声传来——他回房间沐浴更衣了。

凤倾凰又是一阵咬牙切齿，王八蛋！等人都走光了，凤倾凰终于不再装死，坐了起来。而那只不知是狐狸还是狼的动物，也飞快地蹿到了她的面前，不情不愿地坐着，眼神十分倨傲，敬业地替主人看住这个女人。

凤倾凰看着这货高傲的表情，还有那满面的不屑，猥琐地摸了摸下巴，瞬间想到了逃跑的好对策。当然，对于那个差点真的把她拖去泡粪池的浑蛋，逃跑之前，她必须留点临别赠礼，聊表谢意。

“爷，不好了，着火了！”四下寂静，各国来宾皆坐于龙鳞殿中，等着东陵新皇登基大典的开始。一蓝衣人却急匆匆地进来，于君惊澜的跟前禀报了这样一个消息。

原本悠闲而坐，正与楚国皇子谈笑风生的太子爷，听闻此言，唇边的笑意缓缓一僵，魅眸中闪过三分了然和七分不解。放下手中玉杯，他偏头问：“那女人呢？”

“逃……逃了！”蓝衣人十分艰难地答话。星爷在屋子里头看着那女人，故而他们都十分放心地守在院子外头，毕竟十几年来星爷看守人从未出过问题，谁知……

逃了？他剑眉微挑，眸中闪过惊异，凉凉地问：“怎么逃的？”

蓝衣人冷汗涟涟地答话：“不……不知道！”天知道那女人是怎么逃的。按理说她根本就不可能逃过星爷的毒牙。退一万步讲，即便逃过了，星爷随便叫两声，他

们也该进去帮忙擒住了。可惜，她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跑了，还放了火，还……

君惊澜淡笑着起身，点头与众人打过招呼，便转身踏步而出。大殿之中，他宽大的袖袍在空中扯出优雅的弧度，步伐不急不缓，似朗朗青天之下，一片薄薄逸出的云彩。这人，即便寝宫着火，也还是半点风度都不失。

倒是留下来等着登基大典开始的各国来宾，眼中闪过种种复杂情绪。有了然，有高兴，有怀疑，显然都认为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失火。

绕过重重宫闱，君惊澜回到寝宫。门口侍卫整齐地排成两队，并恭敬地低头，迎接太子殿下。回廊已经被烧得一片漆黑、看不清原貌的寝宫。

一片废墟之下，四下都是刚刚救火完毕的东陵宫人和北冥护卫。

绝美男子缓缓站定，魅眸幽深，四下审视。很快，他便发现了问题所在：寝宫之后，有一扇窗户。而窗外稀松的泥土上还有未被大火波及的半个脚印，显然是有人踩出来的——她逃跑的方位是找到了，但，使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她是怎么逃过小星星的看守的？十几年来，即便是武林高手，在小星星口下逃脱的也一个都没有，可那女人却跑了。

“损失呢？”他开口询问。按理来说，不会有太大的损失，因为他的东西大多是上好的，寻常的火难以烧毁。

蓝衣人忐忑地咽了一下口水，艰难地道：“属下们清理废墟的时候，发现宫内玉饰、白璧、金银几乎全部被那女人卷走。还有……还有那会儿您沐浴取下的夺命天珠……”

夺命天珠，居天下暗器榜之首，不论是各国皇室中人，还是江湖中人都趋之若鹜的天下至宝；更是他满月宴上收到的大礼，就这么被那女人卷、走、了？

他狭长的魅眸中终于闪过一丝戾气，声音也冷了不少，“小星星呢？”

让那女人不声不响地跑了便罢了，还被她卷走了屋内的东西，它是死了吗？

这一问，下人们皆低下头，不敢回话。一片废墟之中，传出一声嗷呜，随即，一块木板动啊动，钻出了一个被熏得一片焦黑的不明物体。若不是那双灵动的狐狸眼，根本不可能让人认出它就是那金光闪闪、万众瞩目的星爷。

此物眼中含着泪光，颤抖着身子走到主人面前，然后开始咬牙切齿地比爪画蹄，描述那女人的种种卑鄙下流无耻、欺骗它纯洁幼小心灵的行径，狐狸眼中还时不时地闪过忧伤、唾弃、难堪和深恶痛绝。它磨牙霍霍，表示再看到那女人，一定要咬死对方。